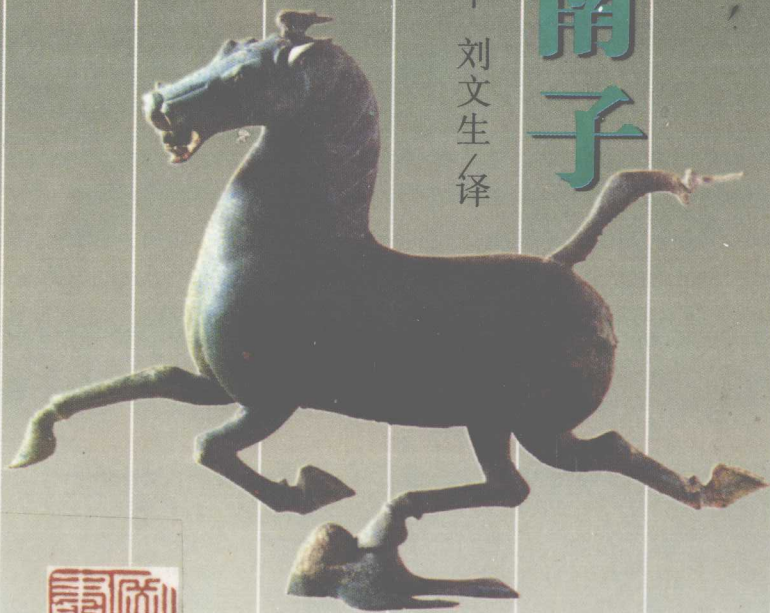


白话淮南子

〔汉〕刘安／撰 吴广平 刘文生／译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淮南子

[汉]刘 安 / 撰
吴广平 刘文生 / 译



岳麓书社
1998 / 长沙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黄朝

白话淮南子

〔汉〕刘安等著

周炯君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0

字数:50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736-4

B·31 定价: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绪言^①

茅盾

《淮南子》二十一篇，旧题汉淮南王刘安撰。据《汉书》（卷四十四），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安入朝，献所作《内篇》，上爱秘之。”则此书实系刘安所招的宾客合作，而归名于安，犹之《吕氏春秋》之称吕不韦撰。

安是淮南厉王长的长子，所以书中“长”字皆避讳作“修”。长是高祖之子，赵美人所生。文帝时，厉王有罪，徙蜀；厉王恚甚，道中不食而死。文帝悲悔，乃封长四子为侯，安为阜陵侯。时民间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耶？”乃以淮南故地分封长三子（其一已死），安袭封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善文艺；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稿，乃发。时武帝无子，大臣（田蚡）有与安结好，私谓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而淮南宾客又

① 原载《淮南子》（选注本），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

多江淮间轻薄不逞之徒，以厉王迁死道中感激安。安由是蓄逆谋，与宾客左吴、赵贤、朱骄如等谋，皆以为什八九成。独伍被力阻，后亦赞从，为安画策。事未成，谋泄，被自首与淮南王谋反踪迹。武帝使宗正持符节治安，安自杀，国除为郡。事见《汉书》本传。

本传说，安“招致宾客，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今考《汉书·艺文志》《诸子杂家》之部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又《赋》部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又《方伎天文》部著录《淮南杂子星》十九卷。又《易》部著录《淮南道训》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歌诗》部著录《淮南歌诗》四篇，或亦以为安作，然按诗赋部传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尔。”则所谓《淮南歌诗》四篇，大约和同列的《燕代讴》、《邯郸河间歌诗》、《齐郑歌诗》一般，只是淮南的民间歌谣罢了，未必即为安之作品。淮南王本传言：武帝使安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此《离骚传》不见著录。《汉书·刘向传》言：向父德，于武帝时治淮南之狱，得其《枕中鸿宝苑秘书》，皆言神仙、黄金术、延命方等，向幼读之，后以为奇，进呈御览；然此书亦不见著录。今所存二十一篇，当即《汉书》所说的《淮南内》，又曰《内书》。高诱序里说：“又有十九篇，谓之《淮南外篇》。”这十九篇大概就是《汉志》所谓《淮南外》三十三篇的缺残罢。但后世目录皆不载，似乎早已亡了。

高诱序里说：“……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则似原名《鸿烈》，刘向始改题为《淮南》。然本书第二十一篇《要略》虽有

“此鸿烈之泰族也”一语，而玩其文义，似为诠释《泰族篇》，未必即指全书；高诱云云，似属附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许慎注本，首题“问诂”，次题“淮南鸿烈”，末记“许慎记上”。许、高皆后汉人，疑当时固通称“淮南鸿烈”。大约淮南王当日上此书时，单名曰《内》，或曰《内书》；刘向校录时乃冠以淮南二字，至后汉时，复取《要略》篇中“鸿烈”二字，称《淮南鸿烈》。高诱所说原名《鸿烈》云云，多半是不可信的。迄后《宋书·艺文志》有《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解”者注解之义，本甚显明，然因《宋志》于书名下直记“淮南王安撰”字样，后人不察，遂谓“鸿烈解”乃是书名，那就错得更厉害了。据晁公武言，此书在宋时已少完本；今本亦多脱误，则早非本来面目了。

上面说过，此书系淮南王招致宾客所撰；然此等宾客姓名，《汉书》不详。直至高诱注书，序里乃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把合撰此书的人名，详细列举，似甚可信。宋洪迈《容斋续笔》七说：“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序以为苏飞……等八人。然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一）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二）八公之名，史传不见，惟高诱记之；（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无疑。又高诱说起的“诸儒大山、小山”，亦不见于传记。高似孙《子略》有“读淮南小山篇”之语，则“小山”似为赋名；明方以智的

《通雅》且谓大山小山犹《诗》之《大雅》《小雅》。考《昭明文选》(三十三)有《招隐士》一首,题刘安撰,而序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也。”则小山又明明是人名。然而大山、小山,究竟姓什么,连高诱自己也不曾说明白。

高诱所举八人,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汉书》,已如上述;现在再把这三个人仔细考查一下。据《汉书》,左吴是淮南宾客之与闻密谋者,——淮南王传:王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又伍被传: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就只两次见了名。雷被官郎中,善击剑,因为比剑误中安子迁,迁恨之,短于安前;雷被惧,逃之长安,告淮南太子迁不许他投效“奋击匈奴”。事见《淮南王传》。据此而观,雷被大约是个武士,不是学问的人。伍被,《汉书》有传(《史记》关涉伍被的事都附见《淮南王传》中),故对于他的事,独详。本传里说:“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据此则伍被竟是淮南宾客的领袖。本传又记刘安谋反,被切谏,与安反复辩论之词;其论吴广、陈胜之所以一举而成功,谓乃“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其议论正和本书《览冥》、《齐俗》、《诠言》等篇内所反复申明的“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一段意义,颇相吻合。所以高诱说伍被是本书的一个撰述者这句话,不能不说是比较可信的了。

但是后人亦有不信《汉书》所记,以为本书实出刘安之手;理由是:淮南王辩博善为文辞,史有明文,而左吴等人的著作绝无传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说:“淮南王招集奇士,倾动四方;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之手,非也。左吴、雷被诸人著作绝无可见,特附淮南而显,岂梁苑邹枚、邺中刘阮等哉!

……”胡说亦自有理。然《淮南》一书议论，前后自相矛盾的，不可胜数，甚至一篇之中，前后亦有矛盾，则又断乎不像一人的手笔了。

三

本书旧注，道藏本题“许慎记上”，通行本题“高诱注”。隋、唐《志》皆并录许、高二家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引《淮南子》注皆称许慎注；李善的《文选》注，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引《淮南子》注，或称许慎注，或称高诱注。可知《淮南子》原有许、高二家的注。然《隋书·经籍志》载《淮南子》许慎注二十卷，高诱注二十一卷；《旧唐书》载《淮南商诂》（商诂乃间诂之讹）二十一卷（即许慎注），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所载，卷目都合；《宋史·艺文志》载许慎注二十一卷，高诱注二十三卷：是知高诱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但《宋史》载许慎注二十一卷，竟完全无阙，亦甚可疑。今考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叙》，则言宋世许、高二注皆已残缺，崇文旧本，蜀川印本等七部，皆二注相参，不复可辨；又谓“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十字衍文，盖十三加八，正得二十一，故云去其重复）。清陶方琦拥护苏说（见陶著《淮南许注异同诂》序），谓《原道》以下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题篇”等字，高注本也，《繆称》以下八篇皆无“故曰……因以题篇”云云，许注本也。是知《宋志》所谓许慎注二十一卷，实许氏残注，杂参高注，而冒称了许注。宋世安得完全的许注？高、许二注，在宋时都已残缺了。

又取今本《淮南子》《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林》、《说山》、《修务》等十三篇的注文，和《繆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等八篇的注文，互相比较，则前十三

篇不但篇名下多了“故曰……因以题篇”等字样,并且注文比后八篇要详细得多;前十三篇往往于解释正文之后,复举异说,“一曰……”云云,而后八篇便无此例。现在考证《原道》等十三篇注文所举异说“一曰……”云云,十八九正是他处复见的许慎注。由此,又可知《原道》以下十三篇虽云高注,而实在是杂附许注的了(苏颂所谓二注相参),绝非高注本来面目。我们再把李善的《文选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开元占经》、《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的许注,和今本《繆称》以下八篇——这是我们认为许注的,互相比较,则见《文选注》等书所引许注而为今本《淮南子》所无者,实亦不少。由此,更可知今本《淮南子》《繆称》以下八篇虽称许注,而实多脱漏,亦绝非许注的本来面目了。

又今本《原道》以下十三篇和《繆称》以下八篇的本文,也有相异的。例如《繆称》篇“紂为象箸而箕子叽”的“叽”字,《说山》篇作“唏”;《诠言》篇“猿狖之捷来措”的“措”字,《说林》篇作“乍”;《诠言》篇“羿死于桃梧”,《说山》篇作“羿死桃部”;《道应》篇“孔子劲拘国门之关”,《主术》篇作“孔子之通力招城关”;《道应》篇“周鼎著倮,使齧其指”的“齧”字,《本经》篇作“銜”;《修务》篇“纯钧、鱼肠之始下型的‘纯钧’”,《齐俗》篇作“淳均”;《览冥》篇“上契黄垆”的“垆”字,《兵略》篇作“卢”;《原道》篇的“京台”,《道应》篇作“强台”;《原道》篇的“六莹”,《齐俗》篇作“六英”;《汜论》篇的“溜澠”,《道应》篇作“菑澠”;《齐俗》篇“隅眦之削”,《本经》篇作“隅差之削”。凡此种种,皆可证许、高注书的时候,《淮南子》有两种传本,文字相异的很多。

以上所论,实甚琐细,无关宏旨;且本书自清王念孙、卢文弨、俞樾等研究以来,在训诂、义理两方,多所发明,补正许、高旧注不少,已经较从前容易读了,所以许、高两家注文的纠葛,现在

我们竟可以不问。但因这也是关于《淮南子》的一种知识,且即此可见汉代的书和注尚且如此脱误错乱,更何论秦以前的古籍!因此略叙《淮南子》旧注聚讼的公案如上。

四

《淮南子》本非一人撰著,立一家之言。虽大意是归宗于老子道德之旨,然通观全书,则驳杂殊甚。《道应》篇引老子语而以古事为例证,颇似《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说林》、《说山》、《人间》诸篇多纪古事,亦类乎韩非的《说林》和《内外储说》等篇。《时则》篇大概同于《吕览·月令》和《礼记·月令》。《地形》篇可说是《山海经》的缩本。《天文》、《兵略》诸篇也可说是汉以前说天论兵的学说的会要。

至于书中议论自相矛盾之处,不止一二。《精神》篇反复申明体道而无欲之旨,谓饰性戾情者,终生为悲人,当顺性情之自然,一死生;这些议论,颇像庄子。本篇对于儒者是努力攻击的。然《本经》篇又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徒因衰世舍本逐末,故不可为。此则显然和《精神》篇的议论矛盾了。又《本经》篇开头从老子的“大道废而有仁义”说起,终则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修务》篇始论无为有为之辨,全本老子之说,终则又论学问之必要,适与老子“绝学无忧”之说正相对;此则一篇之中,前后的议论,也是显然矛盾的了。又如《览冥》篇斥申、商、韩非之法为不知为治之本,而《汜论》篇则畅论如何用刑赏以收治效;《主术》篇始言无为之说,忽进而又言韩非一流的刑名说,终乃进入儒家仁义之说;这也是一篇之中或数篇之间互有矛盾。

勉强可说在全书中没有什么冲突的,似乎是《诠言》篇中所反复申明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的意义,以及《齐俗》

篇所申论的“圣人因时制宜，四夷中国不同俗，其合于道则一”的理论。但是这等议论并非是怎样重要的根本原理，故虽一贯，并不能减轻了本书的驳杂矛盾的程度。

至若撇开关于思想方面的，而从别的方面来批评，则此书多记“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高诱序），后世作家，尝多征引；其文词“奇丽宏放，瑰目璨心，谓挟风霜之气，良自不诬”（胡应麟语）。扬雄尝以淮南王与司马迁并称，可说是汉世的杰作。古来文人很多爱读此书，大概就取它的材料诡异和文词奇丽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454)	林爽	三十卷
(464)	同人	八十卷
(474)	各刻	八十卷
(484)	其家	十二卷
(494)	前要	十二卷

目 录

绪 言.....茅 盾(3)

卷 一	原道	(1)
卷 二	俶真	(30)
卷 三	天文	(55)
卷 四	地形	(93)
卷 五	时则	(111)
卷 六	览冥	(138)
卷 七	精神	(154)
卷 八	本经	(176)
卷 九	主术	(195)
卷 十	缪称	(240)
卷十一	齐俗	(267)
卷十二	道应	(301)
卷十三	汜论	(347)
卷十四	詮言	(384)
卷十五	兵略	(412)
卷十六	说山	(448)

卷十七	说林	(474)
卷十八	人间	(499)
卷十九	修务	(546)
卷二十	泰族	(569)
卷二十一	要略	(609)

目 录

(1)	卷一	第一卷
(30)	真经	第二卷
(22)	文天	第三卷
(40)	训世	第四卷
(111)	内训	第五卷
(128)	建世	第六卷
(121)	群群	第七卷
(130)	益水	第八卷
(132)	木主	第九卷
(540)	游墨	第十卷
(505)	谷衣	第十一卷
(301)	血血	第十二卷
(345)	血血	第十三卷
(384)	言竹	第十四卷
(415)	翻吴	第十五卷
(418)	山山	第十六卷

卷一 原道

【原文】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沄，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帙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淖，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译文】道，覆盖苍天，承载大地，扩展到四面，开拓到八方；高到没法接近，深到无法测量；包裹着天地，产生着万物。它像涓涓泉水，由虚缓而逐渐盈满；似滚滚波涛，由浑浊而逐渐清澈。所以把它竖立起来能塞满天地，把它横放下去能填满四海。它延伸开来，时间无穷尽，不分早晚。它舒展开来，可以笼罩上下四方。它卷缩起来，可以不满一把。它捆缚了能张开，幽暗了能明亮，弱小了能强大，柔软了能刚强。它横贯四方而包容阴阳，维系宇宙而使日月星辰发光。它十分柔和，非常细微。山岳凭借它而高耸，水潭凭借它而渊深，野兽凭借它而奔跑，鸟类凭借它而飞翔，日月凭借它而明亮，星辰凭借它而运行，麒麟凭借它而出游，凤凰凭借它而翱翔。

【原文】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

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匝；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响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觝生也；兽胎不赧，鸟卵不赧；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译文】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帝王，掌握了道的枢纽，设立在天地中央；精神和造化融为一体，凭借道来安抚天下的人民。因此能够使天运行而地不动，像车轮绕轴旋转永不休止，像水往下流永不停息，和万物始终相伴在一起。如同风兴起云便升腾，雷响起雨便降临，万事万物没有不互相感应的；宛如鬼魂出现，神灵进入，神龙兴起，鸾鸟聚集；好像钧轮和车毂旋转，周而复始；已经雕琢的，应返回到质朴。顺应自然而做的事都和道相合，不加修饰而说的话都和德相通。恬静安适，不骄傲自大，能够使上下和谐；包容万物，不强求统一，有利于保持天性。精神有时虽然依托在细微的事物上，而扩展时却比宇宙的总和还要大。他们的德行能覆盖天地，协调阴阳，调节四季，调整五行；温润覆载，养育万物；滋润着草木，浸润着金石；禽兽肥大，毛羽光亮；鸟类翅膀坚硬，兽类骨角长成；走兽怀胎不会出现死胎，飞禽孵卵不会出现死卵；父亲没有丧子的忧伤，兄长没有弟夭的哀痛；儿童不会成孤儿，女人不会作寡妇；象征灾气的虹霓不在天空出现，象征凶兆的彗星不在天空运行。这是由于两位帝王具有深厚的美德所造成的。

【原文】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

【译文】至高无上的道，它产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化成物象却不主宰它们。那些用脚走路、用嘴呼吸的动物，那些盘旋飞翔、蜿蜒爬行的昆虫，都依靠道才能生育成长，但没有谁去感激道的恩德；依靠道而后衰老死亡，也没有谁去怨恨道。依靠道得到好处的不能去赞美它，运用道结果失败的不能去非难它。收聚蓄积钱财不会更加富裕，施舍恩赐他人不会更加贫穷。极其渺小无法深究，极其细微难以穷尽。堆叠它不会增高，堕毁它不会降低。增加它不见增多，减损它不见减少。砍削它不变薄，刺杀它不变残。挖掘它不变深，填充它不变浅。惚惚恍恍啊，不能够描绘它的形象；恍恍惚惚啊，功用不会枯竭；渺渺茫茫啊，感应没有形迹；玄远幽深啊，不会凭空运动；和刚柔一起屈伸，与阴阳一起升降。

【原文】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骖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挻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

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

【译文】从前冯夷、大丙驾馭，以雷为车，以六条云霓为马，遨游在微茫的雾气之中，驰骋于浩渺无垠的太空，经过高远之境直至无边无际，踏过霜雪没留下足迹，阳光照射不出现阴影，乘着旋风向上飞行，穿过山川，跃上昆仑，推开天门，进入帝宫。近世的车夫，虽然有轻便的车辆，良好的马匹，强劲的鞭子，锋利的马刺，也不能和冯夷、大丙竞争跑在前面。所以那些体察了“道”的大丈夫恬淡安静，无思无虑；他们把天穹作为车盖，把大地作为车厢，把四季作为馭马，把阴阳作为车夫；乘着白云，飞上九霄，和天地共存；放开思绪，随心所欲，奔驰太空；想徐行就徐行，想飞奔就飞奔；命令雨师清洒道路，派遣风伯扫除灰尘；用闪电作为马鞭，用惊雷作为车轮；向上漫游到辽远幽深的旷野，向下穿越过无边无际的大门。虽浏览遍照各处，但是仍然恪守保全着纯真；虽周游往来于四面八方，但是仍然返回到天地的中央。所以，把天穹作为车盖，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覆盖的；把大地作为车厢，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承载的；把四季作为馭马，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使唤的；把阴阳作为车夫，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具备的。所以快跑却不摇晃，远行却不疲劳，四肢不触动，耳目不损